

# 现代汉语介词的进一步虚化\*

金 昌 吉

虚化，也称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之所以用虚化这个词，是因为“语法理论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最早起源于中国，只是古代中国学者称‘词’为‘字’”（邵敬敏 1990：33）。西方学者也承认，我国早在十世纪时就已经提出了虚（empty）实(full)的对立和区分的问题，而且元代的学者就已经提出，所有的虚字以前都是实字。（Bernd Heine,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5）。这与目前语法化的思想是一致的。另外，用虚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是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还是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在汉语中都要牵涉到词语意义（包括词汇义和语法义）上的从实到虚的过程。虚化的研究可以在历时平面做，也可以在共时平面做，共时平面的研究一定要有历时研究的基础。我们目前主要在共时平面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现代汉语介词的进一步虚化的问题。现代汉语的介词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词类。有些介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争议也很大。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想从虚化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汉语的介词，这样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汉语介词复杂之所在以及争论的原因。

本文的例句，如未特别加以注明者，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郭锐的检索软件及相关语料库。

---

\* 本研究课题得到了平成16年度松山大学特别研究助成的资助。另外，本文简稿曾在日本中国语学会第54回全国大会（京都大学·2004年11月）上宣读，与会同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一、现代汉语介词虚化的几种现象

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汉语动词向介词的虚化研究（金昌吉 1996b）。目前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汉语介词进一步虚化的情况。总的来看，汉语介词的进一步虚化有这么几种现象：

现象一、动词后的介词及虚化：1995年，我们在做动词后介词短语和介词的虚化研究（金昌吉 1995b）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汉语介词的虚化并没有停止，而是还在继续，只是那时的研究还很不完整和系统。现将当时的研究简单概括如下：

动词后介词短语的位置分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A：V+P+NP，如：站在桥上/飞向蓝天/开往北京/生于1898/发自内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其中V代表动词和形容词，P为介词，NP代表体词性词语，下同）

B：V+NP+P+NP，如：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集众家所长于一身/插一枝花在瓶子里

其中，A式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格式，而B式则用得较少。我们关注的焦点在P以及P+NP上。B式的成分虽然比A式要多一个（即V与P之间的NP），但分析起来并无多大困难，而且语法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基本一致。而A式在结构分析上呈现出两可或者说两难的状况。朱德熙先生在他的《语法讲义》中说：“‘坐在椅子上’固然可以分析为‘坐/在椅子上’，不过我们也同样有理由把它分析为‘坐在/椅子上’”。林焘先生也认为“只从句法结构来考虑，两种分析法互有长短”。结构分析上的两可或两难是句法历时演变在共时平面上的一种具体表现，“重新分析理论”（Re-analysis theory）便是以这种同一句法格式在结构分析上的分歧为基础的。

我们认为，动词后的介词是正处于进一步虚化的中间状态。正因为是“中间状态”，所以不同的介词在语音、语义以及语法功能上呈现出一系列“不稳定”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B式中的介词都读原调, 且前后可以出现一定的语音空挡, 而A式中的P后虽然也可以有停顿, 但V与P之间的停顿已不存在, 而且P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音弱化。有的已成为“不稳定”的轻声(如“在”在北京口语中多读为[·te])。这说明V后的P在语音平面上已经开始弱化, 并有了前附于V的趋势。

2, 表层形式上看, A式的某些P(如“在”、“向”)后的语音空挡间可以插入时态助词“了”(仅限于“了”)。例如:

飞向了蓝天/扔在了桌子上。

3, 有些V+P在意义上已形成了一个整体, 拆开理解则显得牵强。例如: “妙在全自动”、“习惯于这种生活”、“见笑于大方之家”。这表明有一部分V后介词在意义上也正在进一步虚化。

4, “有些介词用于不用, 意思一样”。也就是说, 某些V后介词可以脱落, 但脱落是有条件的: 书面语中介词的脱落往往是出于调整语节奏的原因。如“忠诚于党的事业”, 它的节拍的安排是3+2+2, 虽然也算整齐, 但毕竟不如2+2+2(忠诚党的事业)更加合拍、顺口。再如:

李自成迎战失利, 撤出北京, 转战西北。(《明朝史话》, P.3。)

“转战”后“于”脱落, 整句的节拍是3+2+2, 2+2, 2+2, 非常整齐。北京话口语中近年来介词脱落的现象也逐渐增多, 条件是V后的NP必须是表示处所的名词或方位词语, 且NP不能太长。例如:

通知贴(在)门口/花盆放(在)凉台上/她躺(在)床上/这些物资储藏(在)地下室里(陈建民例)。

前面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 双音节的也有, 但不多(需要说明的是, 介词脱落只是北京话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在许多方言中都是不脱落介词的”)。词的脱落表明某些动词后介词的语法功能也在弱化。

5, 有些介词已经彻底虚化为语素, 与前面的动词性语素复合成词。我们这里将其用C来代替。《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收录了一部分这样的词, 如“濒于、便于、长于、处于、得以、等于、对于、甘于、敢于、给以、关于、归于、过于、好在、基于、急于、加以”等。

以上现象都充分说明，A式中的动词后介词正在进一步虚化中。假如我们对A式中的V再细分一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a, 好于去年、精于计算 V为单音节形容词

b, 躺在床上、来自上海 V为单音节动词

c, 保留在手里、昏倒在地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V为双音节动词或形容词

将A、B、C式加以比较和对照，则可以看出一条动词后的介词的虚化链（chain or clines, continuum）：B未前附>c开始前附>b、a开始虚化>C已经虚化（以上内容参看金昌吉 1995, 1996）。介词的这一虚化过程可以称之为介词的语素化。其表现形式是前附，然后是与前面的动语素的融合（fusion）重组。

### 现象二、按、据

以上是我们看到的介词在动词后由于前附而进一步虚化的现象，那么有没有动词前的介词虚化了呢？这种现象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但我们认为还是有的，以“按、据”为例来加以说明。“按、据”都是表示依据或消息来源的介词，也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先看“按”。

“按”在《说文》中的解释是：“按，下也。從手安聲。”对“按”由动词向介词的虚化过程，马贝加先生有过具体的论述（马贝加 2002）。现代汉语中介词的“按”主要是表示“根据，依照”的（参看张斌主编 2001：3）后面的名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如：

作为建筑企业，按图施工，工期履约，质量优良甚至获了奖，用户放心地使用了，按说可以到此为止了。

今年9月20日，正是全组农田调整之日，按规定，离开下街组的村民将不再拥有农田使用权，当然也就不需再掏农田“代耕费”了，矛盾由此产生。

实践证明，必须用市场手段、以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科学调整粮食种植结构。

而当“按”后的名词为表示道理、条件、规律之类的时候，常与“说（来说）/讲（来讲）”搭配。《汉语大词典》在解释“按理”时举了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句：

“按理：按照常理。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按理说，生活有了

一点点着落，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何永贞却抱着儿子痛哭了一场。”（《汉语大词典》，P.591）

这说明“按理”在一般情况下后面要接“说、讲”等。我们以“按理”为词条检索了《人民日报》2000年全年的材料，共找到39例，其中后接“说、讲”的总共29条（带“说”的28条，带“讲”的1条），“按理”只有10条，而这10条如果加上“说、讲”也都没有问题。如：

按理（说/讲），如果某经营管理者无法胜任，要么将其调至适合发挥其能力的岗位，要么解除聘任。

审议中，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认为，学校更名这等小事按理（说/讲）不需要人大常委会决定，但考虑到政府提交审议是对人大常委会的尊重，碍于情面还是表决通过，……

再举几例，如：

按常理说，他是研究心血管的，对这方面的内容了如指掌，加之3个月后才授课，不必马上准备。

按道理讲，退休的国家教师的医疗费，应由财政、保险等渠道解决，不应将负担转嫁给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当“按”后的名词为常理或无需明言时，名词便可省略，直接说成“按说”。如：

按说村务公开就是要给老百姓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

按说，4岁半的儿童，本不应被允许独立乘坐观览车，此事的发生，游乐园管理人员负有一定责任。

《辞海》和《辞源》都没有将“按说”作为词条收入，但《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已经将“按说”作为词条来收入了。而且从后两部辞书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按说”是由省略“按”后面的名词而形成的词。《汉语大词典》：“按说：按照情理来说。”（P.592）；《现代汉语词典》：“按说：依照事实或情理来说”（P.9）。

很显然，“按某种道理说” > “按常理说” > “按理说” > “按说”，这是一

条虚化的序列。“按说”中的“按”已经虚化为语素了。

“据”。也是表示“按照；依据”的（《现代汉语词典》，P.685）。“据”由动词虚化为介词的过程，马贝加先生也做过具体的研究（马贝加 2002）。在现代汉语中，“据”与“按”一样，后面的成分主要为名词性词语，可不受音节的限制。如：

学会据理投拆。

据此，作为新事物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开始搭上电子商务快车。

据王安忆同名小说改编

值得注意的是“据”在表示消息来源，与“说”等搭配时，也会出现与“按”相似的省略，如：

据联合国官员说，美国目前拖欠的联合国会费高达13亿美元。

据当事人说，在转让过程中，榆中县既未事先通知利生公司，又未考虑归还上述欠款。

当“据”后的消息来源不必明说或不能明说的时候，便可省略，从而产生了“据说”的紧缩式，如：

据说考试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至迟在隋唐时代就已经完善了，这就是科举制度。

据说，一吨金矿中，含有7克黄金，就有了开采价值。

显然，“据XX说”>“据说”，也是一个省略从而紧缩的虚化的过程，“据说”中的“据”已不再是介词而是语素，这是无可置疑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据说”的解释也很说明问题：“据说：据别人说”（1996：685）。与“据说”相当的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还有“据闻”、“据悉”。请看下面例句：

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卻據它所聞各做工夫。（《論語四學而篇下貧而無陷章》）

据闻为了她那次采购，随从人员早就备妥25万美元现钞，后来不敷开销，又遣专人从菲律宾国家银行纽约分行取了为数不知多少的现金，才算了事。

另据记者从合江“6·22”特大水上交通事故打捞组获悉，到今天下午5时，

又有15具遇难者尸体被打捞起，使打捞上来的遇难者尸体总数达到77具。

据悉，这次会议将最终选出4至6个候选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据”后还可以出现很多动词性的词语，如：了解、称、报道、透露、统计、分析、介绍、观测、查、查实、预测、通报、匡算、认为、测算等，而这些动词性的词语前面显然也可以看出是省略了一些东西，语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观察。例如：

据国家旅游局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全国居民出游达4600万人次，其中出国游达10万人次，旅游消费18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去年国庆假日增长15%和27%。

据统计，近几年来，莱芜市婚姻、赡养、继承、邻里等与家庭有关的民间纠纷，在全部民间纠纷中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60%以上。

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一季度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中央级税收增幅明显高于地方级。

据介绍，1979年我国公证制度恢复以来，公证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据解放日报报道，8月9日中午，延安东路电信世界爱立信客户服务中心里，等待维修的顾客人头攒动。

据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宣布，今后3年内将对碳素钢管和线材采取高关税，以限制这两种钢材进口。

据记者了解，法庭制作假案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计划在2001年前，分别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

这些动词性的词语大多都是动词和名词的兼类，因此在施事主语和动词之间，也有插入“的”的情况，如：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7月份消费品市场主要有三个特点。

据国家统计局分析，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7万元，……

据分析，后4天的同比销售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前3天，假期对销售的促进作

用可见一斑。

因此，“据”与后面动词性词语之间究竟有没有省略，省略的究竟是什么成分，大家的意见可能还不一致（张斌先生认为“据”后面的成分为动词，“动作的主体出现时，便构成小句”。参看张斌主编 2001：311），但无可否认的是，“据”后的“分析、了解、介绍、报道”等词仍具有动词性，且与前面的名词性成分（如果出现的话）在语义上存在着一种施动关系（加“的”不加“的”都一样）。不过，和“据说、据闻、据悉”等不同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说这里的“据”已经虚化为语素，只能说它有虚化的趋势。

与“按说、据说”相似的情形还有“照说”等。

### 现象三、把

“把”字也是用在动词前的介词。不过它的进一步虚化和“按”、“据”有所不同。我们首先来看“把”字后可以出现的NP的情况。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把”后的NP最典型的就是动词的受事宾语，如：

他把那个苹果吃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尤其是“把”后NP的语义复杂性。“把”字所介引的语义成分不仅可以是受事，也可以是其他，如：

不到一年就把房子建成了。（结果）

把墙上涂满了标语。（处所）

那些经常挤占干部节假日休息时间的单位，应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率，把节假日休息时间还给干部。（时间）

把绳子捆在箱子上。（材料）

把刀切钝了。（工具）

最有意思的是，“把”字后面的宾语还可以是后面动词的施事，张斌先生曾经举过这样的两个例子：

我的话把他听见了。

这件事偏偏把他知道了。

他的解释是：“这是某些方言的用法。由于一些文学作品常出现这类句子，



‘把’的功能有扩大的趋势”。(张斌 2003: 323) 具体是哪些方言的用法, 张斌先生没有明说, 刘丹青先生说这是由于南方方言的影响而造成的, 据石汝杰先生所说, 南方最常见的是: “把”或类似“把”的词语, 既可以用于处置(和北方话一样)或给予(“给”), 又能用于被动(相当于“被”)。西宁话中据说“把”后既可以出现受事, 也可以出现施事, 但并无实例。(刘丹青先生的看法, 是他在会议上就我宣读的论文所提出的意见。石汝杰先生的解释, 则是我与他通过邮件请教时的答复, 如有出入或误解, 自然由我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南方方言中具有这种用法, 据贺登崧的调查, 在山西大同市东南50公里处的西册田村, 当地农民所说的方言中也有这样的用法: “那时发现的问题之一是: 北京话‘把’的作用是把宾语提到动词前, 而在当地可以说‘把狼来了!’”, 放在主语前了”。而且这并不是孤例, 两年半的时间, 贺登崧共记下了43个这样的特殊句子(贺登崧著 2003: 作者日译本序第3页)。这说明方言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影响、来自哪个方向等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呢。

如果说, 以上的例子是某些方言的用法的话, 那么下面的例子就很难说是方言了, 典型的例子如:

怎么把个特务跑了呢?

去年又把老伴儿没了。

偏偏把老李病了。

按理说, “受事”和“施事”是一对相反的语义概念, 汉语中通常是由“被”来引入“施事”, 用“把”来引入“受事”。但事实是, “把”后也出现了“施事”。对于这种现象, 语法学界也曾经有过讨论, 但我们觉得有关的解释还是不能让人满意。方言的影响, 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因素, 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还不至于强到足以改变“把”字句特定句式的基本语义和句法功能。其根本原因, 恐怕还需要在“把”字句句式自身的结构上来寻找。其实, “把”后出现施事成分, 在结构上也有其自身的句法基础, 即“把”字句特定的双述谓结构(以下有关述谓关系和轻动词的说法, 请参看金昌吉 2003; 金立鑫 2004), 如“把电话接通了→接电话, 电话通了”; “把小王气哭了→气小王, 小王哭了”。双述谓结构造成了

“把”后NP在语义上的双重性，而双述谓结构中，后一个述谓又往往是表义的重点，一旦非表义重点的前一个述谓动词出现空位，NP的语义双重性便会单一化（即只为后一述谓动词的施事）。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把”后带施事名词的句子看作是带有一个致使轻动词的句子，如“把老李病了”，可看作是：“把老李弄（可为‘累、气、急’等致使轻动词）病了”。问题是，当前一个轻动词经常不出现时，NP为施事就会出现分析上的两可现象，也就是说，它会处于重新分析的境地。这种状况下的“把”看作是纯粹的句式标记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分析。因为在我们看来，“施事”和“受事”是语义上的两个极端，一旦在同一个语法形式框架内出现了两极打通的现象，那我们就只能说这一语法形式框架的语义内容已经泛化（semantic fading）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它已经空洞化了，具体到“把……”来说，那就是“把”字的语义功能已经泛化，成了一个无意义的空壳，一个单纯的句式标志（mark）。“把”+受事>“把”+非受非施>“把”+施事>单纯的句式标志。这也是一个虚化的序列。

现象四：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双音节的词语显然是由于汉语的双音节化的作用而由原来的介词短语直接固化而成的。例如：挨次、挨个、挨户、挨家、挨门；按理、按例、按期、按时；趁便、趁机、趁势、趁手、趁早；乘便、乘机、乘时、乘势、乘隙、乘兴、乘虚；从此、从前、从实、从速、从头、从先、从小、从新、从中；打头〈方〉；当面、当头、当心〈方〉、当众；对面（儿）、对症；赶明儿、赶早；借故；就便、就此、就地、就近、就势、就手；论理（按理说）；顺便、顺次、顺路①、顺势、顺手③；随便、随地、随后、随时、随手；为何、为什么；沿街、沿路、沿途；依次、依法、依旧；以次①；因此；于今；照常、照理①、照例、照实、照样、照直①；自古等。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词语原本都是介词短语，《现代汉语词典》现在将它们收录为词，说明虚化已经得到了公认。造成虚化的原因，汉语双音化趋势的影响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们经常在一起使用。常用，是造成这种固化的内因，而双音化趋势只是一个外部推动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中除了介词短语直接固化的这些词语以外，还有一些介词是由两个同义词固化而成的，如“自从、打从、自打、从

打、依照、依据、根据”等。这些词虽然跟上面的词构造不同，但虚化的机制是一样的。

现象五：介词向另一类虚词的虚化。孙锡信先生在他的《语法化机制探赜》一文中提到了这类现象：

“某类虚词向另一类虚词的虚化：

和：（动-拌和）→介-连带→连-连同

着：（动-附着）→介（送着门外）→助（把手）”。（参看《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89页）

现代汉语中，介词向其他虚词的进一步虚化，最为明显的当为介词向连词的虚化。“和、跟、同、与”的情形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和论述，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介词虚化为连词的情形，如“为（了/着）、因/因为、由于”等。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只以“为（了/着）”为例来加以说明。“为”最早有很多用法，是较常用的虚词，“为了/着”当是后起的说法。“为（了/着）”在表目的和表原因的两个用法上有进一步向连词虚化的现象。例如：

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表目的，介词）

为了确保开幕式顺利进行，气象服务中心还做好了人工消雨的准备（张斌主编2001：549）（表目的，连词）

工厂改进生产设备，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表目的，连词。同上例）

为（了/着）表示原因的用法，目前很少见了，但实际上，在近代汉语中，“为（了/着）”表原因的用法是比较常见的。例如：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金瓶梅》（崇祯本，第一回））（前一个“为”为介词，后一个为连词，都表原因）

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同上）（连词，表原因）

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

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回）（介词，表原因）

谁知这年冬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为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同上，第十二回）（连词，表原因）

（以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例句，均采自北大中文系郭锐先生所做的检索语料库）

可以看出，这些例句都是用来表示原因的，到了现代汉语中，由于有表原因而且使用频率也比较高的“因为”、“由于”等词语完全可以起到与“为（了/着）”相同的作用，因此，在语言运用中，“为（了/着）”已渐渐趋向于只表目的，而表示原因则用“因为”或“由于”等词语，所以这种用法就很少见到了，但并非完全消失（参看金昌吉 1996：46）。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为（了/着）”介词和连词的分界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家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参看参考文献中所列各词典的解说）。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区分方法：介词用法的“为（了/着）”，其后词语多为体词性的，而连词的“为（了/着）”后则多为小句（即谓词性成分）（参看张斌主编 2001）。但是单看其后的成分来加以区分的话，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大部分介词后也都可以出现谓词性成分（参看金昌吉 1996）。因此，目前我们主张采用另外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看“为（了/着）+x”与谓语中心的紧密程度以及在句中所处的位置，具体来说，如果x为谓词性成分，且远离了谓语中心，位于句首或句尾，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为（了/着）”已经虚化为连词了（参看以上各例）。“为（了/着）+NP”（句中动词前）>“为（了/着）+VP”（句中动词前）>“为（了/着）+VP”（句首，句尾），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虚化的序列。

## 二、导致汉语介词进一步虚化的原因、过程和机制

1，前附与重新分析。现象一。整个虚化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典型的过程：  
1) 虚化只发生在A式中，即谓语动词后的位置。2) 前附。介词在语法功能上是虚词，因此具有依附性，在前后都是实词（前面为动词，后面为名词性成分）的

情况下，虽然介词与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属于同一个语法块，但由于前面动词在句子中的绝对中心地位，从而导致了介词的前附而不是后附。3) 弱化。动后介词长期前附的结果，就是在语音及语义上的弱化。4) 介词成为clitic。5) 重新分析。由于有些介词已经明显与前面的词语合二为一，从而导致了重新分析的必要。以“给以适当的奖励”为例，其分析将不再是：“给[以适当的奖励]”，而是“给以[适当的奖励]”了。6) 认同与彻底语素化。当某些V+P经常用在一起，人们在使用心理上已经将其认同为和一个普通的词没有区别时，词典将其收录为词条，那也就是承认了它们已经彻底语素化了。此时的介词已经不再是一个介词，而是一个构词的语素。虚化彻底完成。显然，前附是导致虚化的诱因，而真正虚化的机制在于它的弱化。

2, 省略与融合 (fusion)。现象二。1) 介词的悬空。我们1995年的时候曾经提出，介词是不能悬空的，也就是说，介词宾语是不能省略的。但现在的事实是“按”、“据”后面的成分省略掉了，介词出现了悬空现象。导致这种悬空的动因来自语言结构外部，也就是说语用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说话人不想或不能把消息的来源具体说出来，那就只能牺牲信息来源的主要传达者：名词性成分。2) 跨位接附。介词悬空的结果是后面的言说动词跨越NP的空位，向“按、据”等的直接接附。3) 言说动词的虚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说”也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言说性了。4) 融合。在前后两个成分都已经开始虚化的状况下，两者的相互融合也就形成了一种必然，而且这种融合是双向的。5) 固化。由于前后两个词语都是单音节词语，因而汉语双音化的影响也就促成了他们的固化。语用的因素导致了介词后面NP的省略，这是诱发虚化的原因，但真正虚化的机制还在于语言内部的融合与固化。

3, 语义泛化 (semantic fading)。现象三。1) “把”字句特定的双述谓结构是“把”后宾语可以表现为施事的基础。2) 泛化。“把”后语义成分的泛化固然与方言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文学作品的影响会把这种泛化的倾向带入普通话。但“把”字后面语义功能的扩大与泛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句式固有义的影响。句式固化后就容易形成语义内容的空洞化，比如：“看他气得……；看他

孩子累得……；我把你个……”这些省略了后面的一些成分的句子由于有句式义在，并不影响具体的交际。交际双方靠着特定句式义依旧可以理解对方要说的意思。3) 把”字句的双述谓结构中，如果前一个述谓为轻动词而且不出现，那么就会导致表层结构中NP与后面动词语义关系的单一化（原来的NP既是第一个述谓动词的受事，又是第二个述谓动词的施事，现在由于没有了第一个述谓动词，所以，NP的语义角色就只能是残留于表层结构中的第二个述谓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述谓动词的施事了）。一旦到这一步，那么泛化便可以说达到了终极：即“受事”与“施事”两个语义极端打通。此时，“把”就变成了空泛而毫无意义的句式标记。“把”字句特定的双述谓结构是这种结构变化的基础，而泛化是造成虚化的机制。

4，常用与固化。现象四。这种现象比较简单：两个单音节的词所构成的短语由于经常用在一起，从而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影响下直接固化为词，这在汉语词汇史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少见。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常用，常用才会产生认同。双音节化的趋势则是促成这种固化的外在动因。

5，句法位置的变化。现象五。1) 介词宾语由NP扩大为VP，从而使“为（了/着）+x”与句中动词的关系变得松散。2) 移位。“为（了/着）”由介词向连词的虚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句法位置的变化，即由位于句中谓语动词前而移至句首或句尾。“为（了/着）”后成分的变化（即由体词性成分向谓词性成分的扩大）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为（了/着）”的虚化。正是由于“为（了/着）+x”在句中位置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了结构的重新分析。所以，移位是这种虚化的根本机制。

### 三、小结

汉语的介词在继续虚化的过程中，汉语的其他虚词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否定副词的语素化：“非常、不是、不成”等。

汉语介词的进一步虚化不是单一方向的，而是多方向的。有的虚化为了语素，如现象一、二、四；有的则虚化为另一类虚词，如现象五；有的则虚化为单

纯的句式标记，如现象三。

汉语介词的进一步虚化，造成了汉语介词本身的不稳定性，同时也给我们对汉语介词的认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汉语介词的很多争论如动词和介词的划界，连词和介词的划界，甚至某些特定句式，如“把”字句的分析等，都与汉语介词本身的不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主要参考文献：

- 《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 《辞源》(二)，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修订第1版，1984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 《汉语大词典》(第6卷)，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 Bernd Heine,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 陈建民 1984: 《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 贺登崧著 石汝杰 岩田礼译 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侯学超编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2000: 《介词》(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五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叔新主编 2002: 《现代汉语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2002: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1999: 《〈元曲选〉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论》，《语言研究》第1期
- 金昌吉 1995a: 《介词和介词短语的功能特点以及历史演变》。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打印稿。
- 1995b: 《动词后的介词短语及介词虚化》，《河南师大学报》3期
- 1996a: 《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南开大学出版社
- 1996b: 《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汉语学习》2期
- 2003: 《述谓关系与现代汉语“v得c”结构》，《言语文化研究》第22卷第2号，  
松山大学学术研究会
- 金立鑫 2004: 《双命题结构“把”字句的句法语义条件》，(日本)第32现代中国语研究会  
(松山大学温山纪念会馆，2004年5月16日)

- 林 焘 1962 : 《现代汉语轻声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中国语文》第7期
- 马贝加 2002 : 《近代汉语介词》, 中华书局
- 齐沪扬 唐依力 2004 : 《带处所宾语的“把”字句中V后格标的脱落》,《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邵敬敏 1990 : 《汉语语法学史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2a :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沈家煊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2b : 《如何处置“处置式”——论把字句的主观性》,《中国语文》第5期
- 石毓智 2004 : 《兼表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叶向阳 2004 : 《“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伯江 2000 :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1期
- 张斌主编 2001 :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馆
- 2003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现代汉语》(第二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